

当代动画电影对八仙传说的世俗化书写

——以动画《八仙！》为例

敖诗言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1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1日

摘要

传统八仙传说作为根植于中国民间市井的经典神话文本，在长期的文艺流变中逐渐形成“神性崇高、仙格完美、出世超脱”的固化叙事范式，其人物塑造、叙事逻辑与价值内核始终维持着神圣化、精英化的审美基调。在国产神话动画现代性改编的创作语境下，当代国漫创作逐渐摆脱传统神话的教化叙事与崇高美学，转向人本化、日常化、世俗化的书写路径。动画电影《八仙！》以“得道之前的凡人状态”为叙事切口，对传统八仙的人物范式、叙事空间、冲突结构与价值体系进行系统性重构，通过神性祛魅、叙事落地、价值平民化三重改编机制，实现神话形象从“神圣仙者”到“市井凡人”的现代性转化。本文以《八仙！》为核心研究文本，结合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祛魅理论与经过文献溯源界定的民间文艺现代转型逻辑，从形象重构、叙事转译、价值重释三个维度，探析传统神话IP世俗化改编的创作机制、时代动因与审美转向，并反思当代神话动画世俗书写的创新价值与创作边界，为中国传统民间传说的现代化影像转化提供理论参考与个案支撑。

关键词

八仙传说，神话改编，世俗化书写，现代性祛魅，国漫动画

The Secularized Writing of the Legend of the Eight Immortals in Contemporary Animated Films

—Taking the Animation *All Wishes Come True!* as an Example

Shiyan Ao

School of Media and Ar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August 1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Abstract

As a classic mythological text rooted in the Chinese folk market, the traditional legend of the Eight Immortals has gradually formed a fixed narrative paradigm of “divine nobility, immortal perf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s character shaping, narrative logic, and value core always maintain a sacred and elite aesthetic ton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adaptation of domestic mythological animations, contemporary Chinese animation creation is graduall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ythological narrative and sublime aesthetics, and turning towards a humanistic, everyday, and secular writing path. The animated film *All Wishes Come True!* takes the “mortal state before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as the narrative incision,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Eight Immortals’ character paradigm, narrative space, conflict structure, and value system. Through the triple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divine disenchantment, narrative implementation, and value popularization, it realize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ythological images from “divine immortals” to “ordinary people”. Taking *All Wishes Come True!* as the core research text, combined with Max Weber’s theory of modern disenchantment and the well-documented modern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eative mechanism, historical motivation and aesthetic turn of secularize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mythological IP from three dimensions: image reconstruction, narrative translation and value reinterpretation. It also reflects on the innovative value and creative boundary of secular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mythological anim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case support for the modern imag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olklore.

Keywords

Legend of the Eight Immortals, Mythological Adaptation, Secularized Writing, Modern Disenchantment, Chinese Ani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传统神话 IP 的动画改编，是近年来国产动漫产业文化赋能、美学升级的核心路径[1]。从《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逆命改神”，到《新神榜》系列的“现代都市神重构”，当代神话动画已然告别传统美术片“复刻古典、宣教道德”的单一范式，进入神话祛魅、人本回归、现实观照的现代改编阶段[2]。八仙传说源自元明民间话本、市井杂剧，吴元泰《四游记》中《东游记》篇目完整定型八仙人物体系[3]，其原生文本带有浓厚的底层市井属性，承载着民间大众对平等生存、安稳生活的朴素期许。但在后世戏曲、影视、动画的经典化改编过程中，八仙形象被持续神圣化、典范化，逐渐脱离民间市井本源，演变为超脱凡尘、普度众生的道德符号与神性标本，形成“神性叙事遮蔽世俗人本诉求、出世叙事弱化人间生活向度”的固化叙事困境。

在现代性审美转型与青年文化语境的双重驱动下，观众对神话叙事的审美需求已然从“仰望神圣崇高”转向“共情凡人真实”，反精英、反完美、反单一化成功范式的世俗审美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趋势[4]。动画电影《八仙！》精准契合这一创作转向，将叙事视角锁定于八仙得道成仙之前的凡人阶段，

彻底剥离传统叙事赋予八仙的先天神性与完美人设，以市井底层生存为叙事基底，以普通人的欲望、缺陷、困境与互助为核心内容，完成八仙传说的世俗化重写。

区别于传统神话改编“强化神性、弘扬仙道”的创作逻辑，该片通过人物祛圣化、叙事落地化、价值平民化的三重创作策略，打破传统神话的崇高叙事体系，构建出贴合当代社会情绪与大众价值认知的平民神话叙事。

韦伯的现代性祛魅理论与民间文艺现代转型是本文的核心理论工具[5]。韦伯提出的现代性祛魅，指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从充满神秘、超验力量的巫魅状态，转向可被人的经验理性所把握的世俗化状态，神圣的超验秩序不再主导人的生存解释框架，人的世俗生存、个体经验获得主体性地位[5]；苏国勋在《理性化及其限制》中进一步指出，韦伯的祛魅概念指向现代人用理性经验取代神秘信仰来理解世界的过程[6]；郁喆隽则通过思想谱系学的考察，厘清了“祛魅”概念从艺术批评领域向社会学领域的迁移脉络[7]。而民间文艺现代转型逻辑，依据已有民俗研究成果，是指传统民间口头、文本类文艺资源，在现代媒介、现代审美、现代价值的介入之下，完成文本重构、受众转移、意义再生产的文化实践过程，它并非简单抛弃旧有文化母题，而是在延续文化根脉基础上完成时代转译。

基于此，本文依托上述理论，系统剖析《八仙！》对八仙传说的世俗化改写机制，探究传统神话从古典神圣叙事到现代世俗书写的转化路径，并辩证探讨世俗化改编的创新价值与潜在局限，以期为国产传统神话IP的现代化、本土化、时代化影像转化提供可借鉴的创作范式。

2. 祛圣化：神性符号的凡人重构与现代性祛魅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现代性祛魅理论指出，现代文艺创作的核心转向之一，即是消解传统神圣叙事的神秘性、崇高性与先验性，将被神化、典范化的符号回归于人本身[5]。

需要进一步明确，韦伯所说的祛魅不等于对神圣文化资源的全盘否定，而是人的理性经验维度得到凸显；放到动画文本当中，便是不再把超自然神力作为人物行动的根本驱动力。

传统八仙叙事历经千年经典化建构，已然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神性符号体系：八位仙人道法超凡、德行完满、无欲无求，是超脱世俗的道德标杆与精神象征，人物形象高度同质化、样板化，与人的世俗性、复杂性、矛盾性完全割裂。《八仙！》的核心创新，即是对传统八仙神性符号进行系统性祛魅，从能力禀赋、性格特质两个维度，彻底打破神仙完美范式，将神性符号转化为有缺陷、有欲望、有困境、有温度的市井凡人形象，实现神话人物的人本化回归[2]。而人物所处的生存处境，将放置到下一节“叙事的人间化转向”，与叙事空间共同展开讨论。

2.1. 仙法禀赋的去神圣化：从通天神通到市井谋生

传统八仙传说中，八位仙人的核心标识即是专属法器与超凡仙法，仙术神通是区分仙凡边界、确立人物神性的核心依据。韩湘子笛声通仙、可引百鸟渡亡魂；吕洞宾道法高深、斩妖济世；铁拐李借法器普渡众生，仙法的超验性构成了传统八仙叙事的神圣基底[3]。这种叙事建构，本质是传统社会“神高于人、仙优于凡”的等级观念与神圣崇拜心理的文艺投射。

而在《八仙！》的叙事体系中，创作者刻意悬置所有先天神性与仙法神通，将八仙的能力完全限定在凡人的生理与技能范畴，彻底抹平仙凡能力壁垒。韩湘子的吹笛技艺不再是仙气加持的神通，仅仅是底层市井赖以糊口的谋生手艺，每日蹲守街巷卖艺，受制于地痞、官差的欺压，技艺无法带来超脱与救赎，只能勉强维系基本生存。曹国舅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富贵修道、超然物外的仙者设定，被重构为家道败落、身无长物的落魄平民，仅靠变卖祖传首饰勉强度日。铁拐李的跛足不再是得道修行的象征，而是真实的生理缺陷，使其底层谋生之路更加艰难。

这一改编并非简单的剧情改写，其深层创作逻辑是消解神话的超验神性，回归人的经验性生存。创作者通过剥离角色的超凡能力，让神话人物彻底失去神圣特权，与普通民众共享底层生存困境，从根源上瓦解了传统神话的神本叙事逻辑，这也是当下国产新神话动画普遍采用的改编思路[1]。

2.2. 性格特质的去典范化：从道德完人到矛盾凡人

传统古典神话的神仙叙事，普遍遵循“道德完美、情绪恒定、无欲无疵”的人物塑造准则。传统八仙形象作为民间教化的道德载体，被剥离了人性的贪嗔痴与喜怒哀乐，始终保持通透豁达、心怀苍生的圣人姿态，人物扁平且高度理想化，缺乏真实的人性张力[2]。

《八仙！》彻底打破这一道德典范叙事，为每一位角色赋予真实的人性缺陷与现代情绪困境，让人物的矛盾性、复杂性成为角色核心特质。影片对吕洞宾的重构最具代表性，传统文本中淡泊名利、济世度人的得道仙人，在影片中被改写为急于翻身、投机浮躁、渴求捷径的市井青年，轻信虚妄的成仙机缘，为追逐虚无的理想目标屡屡碰壁，甚至拖累同伴、产生内耗。这一人物特质精准对应当代部分青年受功利价值裹挟、心态浮躁、渴求快速达成人生目标的普遍心理，让神话人物具备了现代人格特质。

与此同时，蓝采和的年少顽劣、贪玩懈怠，何仙姑的敏感内耗、脆弱迷茫，张果老的固执保守、斤斤计较，皆突破了传统神仙的完美人设。影片不再将八仙塑造成居高临下的教化者，而是将其还原为会迷茫、会犯错、会自私、会焦虑的普通人。这种性格祛圣化的书写，本质是当代文艺从道德宣教到人性真实、从典范塑造到个体还原的审美转向，契合新神话动画人本化创作趋势[1]。

3. 叙事的人间化转向：世俗经验对神话超验体系的改写

传统八仙题材的古典叙事与传统影视改编，构建的是一套超验性神话叙事体系：叙事空间仙域化、人物处境脱离世俗烟火、核心冲突正邪化，整体叙事脱离日常经验，形成封闭、庄严、神圣的神话话语体系[2]。《八仙！》将人物身份处境与叙事空间进行整合处理，把故事根基安置在人间市井经验之中，同时完成冲突逻辑、叙事形态的全方位落地。

3.1. 身份处境底层化与叙事空间平民化：仙域退场，市井成为叙事主场

传统八仙叙事始终保持“云端视角”，人物脱离底层生存语境，无需面对柴米油盐的世俗烦恼，其修行、济世、悟道的叙事始终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与民间大众的真实生存体验存在天然隔阂[3]。同时传统八仙故事的核心叙事空间集中于仙山、天宫、东海秘境等超验空间，人间市井仅为辅助背景，叙事重心始终围绕仙域秩序与仙道修行展开。空间的仙域化设定，决定了传统神话叙事的超脱性与崇高性，天然隔绝于大众日常生活经验。

《八仙！》彻底下沉叙事视角，将八位仙人全部置入底层市井的生存境遇之中，通过大量具象、细腻的生活化细节，建构人物的平民身份。角色居于破旧民居、衣食拮据、饱受权势阶层的压榨、时刻面临生计危机，当铺压价、官差驱赶、雨天谋生无门、寒冬缺衣少食等细节反复出现，全方位还原古代普通百姓的生存常态。

影片大幅压缩仙域叙事比重，将 90%以上的叙事场景锁定市井日常空间：老城街巷、市集摊铺、民居小院、街头巷陌成为故事核心载体。影片细致铺陈市井民俗图景：糖画小摊、街头卖艺、邻里闲谈、官差收税、百姓谋生，全方位复刻传统市井的烟火秩序与生活肌理。传统标志性的“东海渡海”仙域桥段被弱化、边缘化，不再承担叙事高潮功能，彻底让位于人间市井的生存叙事。

从叙事美学层面而言，这一改编实现了神话崇高美学向市井日常美学的转向。影片不再依靠宏大仙景营造神圣氛围感，而是以生活化空间构建真实的人间叙事，让神话故事彻底扎根民间、回归民间，契

合八仙传说原生的市井文化本源，也是民间传说影视改编的核心创作路径[5]。

从理论对话层面看，此处的人间化改写，不完全等同于韦伯理论下西方社会对神圣世界的彻底“祛魅瓦解”：本片并未彻底否定仙道、神仙的存在，只是将神圣事物从叙事中心挪到边缘，以人间世俗生活作为叙事主体，呈现出一种中国本土语境下“世俗优先、神圣后置”的软着陆改编模式，区别于西方现代性彻底消解神圣的路径。

3.2. 叙事冲突的现实化：仙魔对立消解，生存秩序矛盾成为核心动力

传统神话动画的核心叙事冲突，普遍遵循“正邪对立、仙魔抗争”的二元结构，冲突本质是超验的神魔博弈，与世俗社会的现实问题无直接关联，叙事功能以惩恶扬善、弘扬正道的道德宣教为主[4]。

《八仙！》彻底摒弃二元神魔对立结构，将叙事冲突从超验仙魔对抗转化为世俗社会内部生存秩序的矛盾，构建极具现实关照的现代冲突体系。影片的核心矛盾不再是斩妖除魔，而是普通市井民众与上层强势群体之间的生存博弈：上层群体把持市集资源、抬高生存成本、勾结官僚挤压普通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普通人勤勉劳作却难以安身立命，生存资源竞争、发展机会受限成为贯穿全片的核心冲突。

影片通过大量具象剧情深化这一组矛盾：豪门子弟奢靡享乐、不劳而获，底层百姓终日奔波、食不果腹；官差媚上欺下、执法不公，普通个体难以对抗外部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只能彼此扶持、艰难求生。

结合韦伯祛魅理论来看，影片不再把人间苦难归因为妖魔作祟等超自然因素，而是将生存困境归因于人间社会内部的秩序问题，这正是经验理性取代神秘解释的文本体现[5]；但影片只是作古代市井情境的艺术化演绎，并不直接对应现实社会结构。

这一冲突改写，让古典神话叙事突破了传统道德宣教的局限，以古代市井的生存困境折射当代大众普遍面临的生存压力，赋予传统神话叙事强烈的现代现实观照，契合想象力消费时代观众对现实议题的诉求[8]。

3.3. 叙事形态的喜剧化：崇高消解与市井戏谑的审美重构

传统神话叙事普遍秉持庄重、肃穆、崇高的叙事基调，以严肃的叙事节奏承载仙道修行、济世度人的宏大主题，喜剧戏谑元素极度缺失，整体呈现出教化式的严肃美学[2]。

《八仙！》采用市井荒诞喜剧的叙事形态，以民间戏谑美学消解神话的崇高庄严，重构传统神话的叙事语态。影片核心喜剧主线“凡人假扮神仙谋生”，是极具市井民间智慧的叙事设计：八位底层小人物利用民众对神仙的敬畏心理，假扮仙者换取微薄收入，谋生过程中频繁露馅、互相拆台、闹剧百出。

值得深究的是，影片的喜剧叙事并非单纯的娱乐化噱头，而是苦难底色下的市井乐观主义表达。角色假扮神仙的荒诞行为，本质是底层民众在生存挤压下的无奈求生手段，戏谑闹剧的背后是普通人艰难的生存困境。这种“悲喜交织、以喜写悲”的市井喜剧叙事，既适配当代观众轻量化、娱乐化的审美需求，又保留了民间文艺底层抗争、朴素乐观的精神内核[4]。

但与此同时，喜剧化处理也带来不可回避的文本风险：戏谑化的表演与闹剧情节，在实现通俗化表达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八仙母题中原有的修行悟道、济世度人的严肃文化母题。当神话原有神圣向度被喜剧不断消解，有可能造成观众对八仙传说文化内核的片面认知，这也是世俗喜剧改编需要面对的内在矛盾。

3.4. 视觉互文：经典 IP 符号植入与集体媒介记忆唤醒

除对八仙传说文本进行现代化重构之外，影片在视觉美术层面大量运用经典 IP 的互文致敬策略，唤

醒观众的集体媒介记忆。影片中设置了数量丰富的致敬叙事桥段，尤以对经典 IP《西游记》的文本与影像致敬最为突出。这类暗含原作印记的细节设计，能够激活“西游迷”群体的集体观影记忆，促成特定圈层受众的审美共情与情感认同。例如片中玉帝的人物造型范式借鉴了动画《大闹天宫》的玉帝形象，道观建筑的形制布局则参照 86 版电视剧《西游记》的场景美术进行复刻。影片将经典西游视觉符号嵌入八仙叙事体系，以造型、场景层面的细节互文完成与传统西游叙事的跨文本对话，熟稔西游 IP 的受众能够识别出视觉溯源关系，进而获得圈层内部独有的文本解读乐趣。这种视觉层面的跨媒介引用，也进一步丰富了影片市井神话的审美层次，在世俗化的人间叙事内部勾连起国产神话文艺的历史记忆[9]。

4. 平民化：传统仙道价值的现代性重释与精神转向

传统八仙传说历经千年经典化建构，形成了出世超脱、仙道至上、苦修得道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仙道文化倡导脱离凡尘、舍弃世俗欲望、追求永恒仙格，本质是一种精英化、出世化、非世俗的传统价值范式，与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立足现世、珍视平凡的价值理念形成对话张力[3]。

《八仙！》通过叙事重构，彻底解构传统仙道的精英价值体系，构建入世为本、平凡为真、互助为善的平民化现代价值内核，完成传统神话精神内核的现代性转型[2]。

4.1. 解构仙道至上：对传统单一化成功范式的祛魅消解

传统神话体系始终建构着“成仙即圆满、飞升即终极价值”的单一成功叙事，将世俗生活定义为修行桎梏，将凡人的喜怒哀乐、烟火日常视为修行阻碍，形成“重出世、轻入世，重神圣、轻平凡”的价值偏见[1]。

《八仙！》通过核心剧情反转，彻底解构传统仙道至上的价值神话。影片中段设置关键的价值抉择桥段：八仙偶遇飞升秘境，获得舍弃凡尘、即刻成仙的终极机缘。按照传统神话叙事逻辑，得道飞升是角色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影片中八位角色集体犹豫、最终主动放弃仙位。

角色放弃飞升的动机极具现代价值深意：众人眷恋市井烟火、不舍同伴羁绊、珍视平凡日常，不愿为虚无缥缈的永恒仙格舍弃真实的人间生活。这一剧情改写，直接推翻了传统神话的价值标尺，否定了单一化、精英化的成仙价值追求，提出“平凡人间高于永恒仙位”的现代价值理念，契合当代青年拒绝片面功利导向、接纳平凡、珍视当下的价值追求。

4.2. 重构精神内核：从个体苦修到底层群体彼此扶持的平民温情

传统八仙传说的精神内核，以个体苦修、独自悟道、超然济世为核心，强调个体的修行超脱，缺乏底层群体的共生温情与平民互助精神，带有浓厚的精英修行色彩[3]。

《八仙！》彻底改写这一精神内核，将叙事重心从个体仙道修行转移到底层群体的彼此扶持、彼此救赎之上，构建平民化的集体精神内核。影片中的八位小人物各有缺陷、时有矛盾、彼此猜忌，具备普通人的自私与狭隘，但在生存困境面前，能够放下隔阂、彼此成全、共渡难关。寒冬分粮、合力护摊、患难相助、彼此包容的诸多细节，构成影片最核心的精神底色。

影片不再歌颂超凡脱俗的神仙修行，而是赞美平凡人的善意、包容与坚守，肯定普通民众自发的民间道义与共生精神。这种价值重构，让传统神话从“精英修行哲学”转向“平民生存哲学”，实现了民间神话本源精神的回归与升华[2]。

4.3. 现实隐喻升华：神话叙事的当代社会情绪代偿

当代青年普遍面临生存压力、发展焦虑的精神困境，传统宏大叙事、精英化价值叙事已然无法适配大众的精神需求，民众愈发渴望接纳平凡、共情普通人、关照现实困境的文艺作品[4]。

《八仙！》的世俗化书写，本质是当代社会情绪的神话代偿表达。影片中虚无的“成仙机缘”，对应现实社会当中部分被过度追捧的快速成长式人生目标与单一人生评价体系；强势群体把持资源的叙事，借古代市井的故事外壳折射普通人的生存压力；小人物彼此扶持、接纳平凡的结局，则为当代焦虑的青年群体提供了精神慰藉与价值出口。

影片以古代神话的外壳，包裹现代人文关怀的内核，让传统神话不再是脱离现实的古老说教，而是能够回应时代情绪、抚慰大众精神的现代文艺作品，实现传统文化价值与当代社会价值的深度融合。

5. 世俗化改编的创新价值与创作反思

5.1. 创新价值：传统神话的民间本源回归与现代重生

长期以来，国产神话改编普遍存在“重神性、轻人性，重宏大、轻日常，重精英、轻平民”的创作误区，过度追求神仙的超凡人设与宏大仙战场面，脱离民间神话的市井本源，导致传统神话 IP 逐渐同质化、悬浮化[1]。

《八仙！》的世俗化书写，最大的创新价值在于还原了八仙传说原生的民间市井属性，让被经典化、神圣化遮蔽的民间精神重新回归视野。影片通过祛圣化、叙事人间化、价值平民化的三重改编，实现了神话从神本到人本、从出世到入世、从崇高到日常的现代转型，为传统小众神话 IP 的现代化改编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范式。同时，影片以平民叙事承载现实关照，让千年神话持续与当代大众产生情感共鸣，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数字媒介环境下，经典 IP 借助世俗化改编完成文化记忆的延伸，也是国产动画发展的重要方向[9]。

回到理论对话层面，该片的改编并不只是简单印证韦伯西方现代性的“祛魅”框架。它没有把传统仙道文化彻底消解、扫除，而是保留仙、神、秘境等文化符号，只是不再将其作为叙事的中心，把叙事重心迁移到人间世俗生活，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神话改编的“软着陆”路径：神圣元素仍然在场，但人间世俗经验获得叙事优先地位，这区别于西方现代性中彻底剔除神圣的祛魅逻辑，为民间传说现代转化提供本土经验[5]。

5.2. 创作反思：世俗化改编的边界与困境

辩证来看，过度世俗化、娱乐化的改编也存在一定创作局限。该片为强化人本真实，大幅消解传统八仙的仙道文化底蕴与神圣精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神话的庄严感、哲思性与文化厚重感；过度侧重市井喜剧与日常叙事，也使得影片的文化格局与精神深度存在一定局限。

这也是当下国产神话动画的共性困境：神圣叙事与世俗叙事、传统文化坚守与现代审美创新难以完全平衡[2]。未来神话 IP 改编，应当在世俗化人本书写的基础上，兼顾传统文化内核的保留与延续，实现“接地气而不低俗、现代化而不失根”的良性创作生态，把握民间传说影视改编的合理边界。

6. 结语

动画电影《八仙！》以世俗化书写完成了八仙传说的现代性重构，依托现代性祛魅与民间文化转型逻辑，实现了神仙形象、叙事体系、价值内核的全方位人间化改造。在人物塑造层面，影片消解神仙的神性光环与完美典范，还原普通人的真实性与生存困境；在叙事建构层面，摒弃超验仙域叙事与神魔对立冲突，以市井日常叙事与世俗生存矛盾重构神话语境；在价值表达层面，解构传统精英仙道价值追求，构建珍视平凡、崇尚互助、关照现实的平民现代价值体系。

该片的创作实践证明，传统神话 IP 的现代化转化，无需固守古典崇高的神圣范式，回归民间、回归人本、回归现实，是传统文化适配现代审美的重要路径。世俗化、人本化的改编方式，既能唤醒传统民

间传说的市井本源精神，又能精准对接当代社会情绪与大众审美需求，让千年传统文化在现代影像叙事中获得新生。同时，影片暴露的改编边界问题也为行业提供反思：国产神话动画的创新发展，需要在现代世俗书写与传统文化坚守之间寻找平衡，实现传统神话文化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的统一共生，推动中国民间神话 IP 实现更高质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明浩, 满胜宠, 郭培振. 论中国动画电影对“神话”IP 的现代化改编[J]. 电影文学, 2021(10): 44-49.
- [2] 黄澄薇, 易杰. “神性坍塌”与“人性复位”: 当代中国神话动画电影的叙事嬗变与文化重塑[J]. 电影文学, 2025(22): 67-72.
- [3] [明]吴元泰. 四游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4] 程夏敏, 陈琦, 董文龙. 想象力消费语境下“新神话”动画电影的现代演绎与文化症候[J]. 电影文学, 2024(13): 18-23.
- [5]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6] 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 韦伯思想引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 [7] 郁喆隽. 马克斯·韦伯“祛魅”概念的两个来源: 一个思想谱系学的考察[J]. 社会, 2025, 45(5): 142-172.
- [8] 陈旭光. 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J]. 当代电影, 2020(1): 12-18.
- [9] 孔朝蓬. 数字时代经典电影的文化记忆延伸与再媒介化[J]. 当代电影, 2023(7): 96-102.